

西夏

郭文斌 韩银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夏

郭文斌 韩银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郭文斌,韩银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767-0

I. 西… II. ①郭…②韩…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776 号

责任编辑:王静怡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西 夏

郭文斌 韩银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767-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这一刻，西夏向我走来，带着它最神秘的土地，最神秘的皇帝，
最神秘的军队，最神秘的女人，包括最神秘的鸟，向我走来，这是一
种怎样的缘分？

——题记

目 录

第 一 章	金色的夜晚	1
第 二 章	龙的传说	6
第 三 章	沉河	21
第 四 章	宋人张元讲的故事	42
第 五 章	射杀山遇	57
第 六 章	夜访野利仁荣	74
第 七 章	无名使者的讲述	85
第 八 章	纷纭之战	99
第 九 章	太子宁明	110
第 十 章	衡阳雁去无留意	127
第十一章	索氏	134
第十二章	离宫	148
第十三章	王崧讲的故事	164
第十四章	野利旺荣	176
第十五章	野利遇乞	187
第十六章	一块腰牌	201
第十七章	没藏兄妹	214
第十八章	黄芦	229
第十九章	没藏氏的独白	238
第二十章	没藏讹庞	251

第二十一章	梁氏	258
第二十二章	惠宗秉常	271
第二十三章	宋将曲珍的回忆	284
第二十四章	辽国公主耶律南仙	293
第二十五章	借兵复仇	301
第二十六章	起义领袖多讹	312
第二十七章	盛世中的故事	319
第二十八章	大乘玄密国师自述	327
第二十九章	大乘玄密帝师见闻	344
第三十章	李嵬名与成吉思汗	362
第三十一章	妙音鸟	376
附一	西夏纪元	385
附二	文内中古地名对照	387
鸣谢		389

第一章 金色的夜晚



随着国相的一声令下，一百坛百年窖藏启封。一股特别的气味弥漫开来，夏王李元昊的骨头酥了一下。这分明是他第一次打开没藏氏的味道啊。那个同样有着金色月光的晚上，当她马队一样的目光飞箭一般向他奔来时，当她贺兰雪一样的身体战旗一般招展在他面前时，这种味儿就汪了开来。在那个十分漫长又万分短暂的征途中，李元昊直觉得被这个尼姑重生了一遍。偃旗息鼓之后，水生生的李元昊对同样水光涟涟的没藏氏说：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没藏氏抚着他的肩膀摇了摇头。

李元昊说：

杀了你。

没藏氏说：

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刀下鬼了。

李元昊就在没藏氏的脖子上做了一个刎颈的姿势，不想却把没藏氏的口胃再次调动了起来。李元昊觉得，一向战无不胜的他，彻底败在这个尼姑手下了。

回味那个没藏味的夜晚，就成了李元昊剩下的日子里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最为销魂的时刻。李元昊想，这也许就是品味吧。现在，这种味儿再次扑鼻而来，让他心尖儿发痒，也让他的鼻腔发酸。天都王野利遇乞的眼神酒波一样晃荡在他的面前，让他心里好不是滋味。一个无敌将军，竟然无法拿下一个女人！无法想象，作为一对夫妻，同床共枕三年有余，居然可以没有床第之事。同样难以想象，另一个宋夏之争是如何在他们的卧榻上进行。如果换了一个平常人，这倒好说，可他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战神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休她另娶？或者索性一刀削了她？最起码也不该在自己就要挥别人世时，还托人保她逃命。匪夷所思，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换了自己呢？不对啊。想到这里，夏王再次深深地困惑了。天都王野利遇乞完全可以在新婚之夜把那没藏氏绑在床上，款款留下他的种啊，可他就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处女留在人间，最终落在他夏王手里呢？

不由得对天都王生出一分佩服。他李元昊何时佩服过谁呢？还有感谢，一种夹杂着醋意的说不明道不明的感谢。甚至还有一些挫败感。那个骄傲的天都王，最后用一个女人，把他打败了，难道不是吗？

假如他当时一刀削了她呢？那让人销魂的没藏味儿也许就永远窖藏了，尘封了。

如果女人能够窖藏，那该多好。那个酿酒师，才是真正的酿家呢！那么野利氏该是一号坛？没藏氏该是二号坛？不，二号应该是没移氏。本王居然差点把她给忘了，把她一个人扔在离宫也有些日子了，哪一天该抽空去看看她。

一想到没移氏，李元昊的目光就在人群中搜寻起来，他想找到太子宁令哥，想让他坐到身边来，让这没藏味的美酒，洗去埋在他心底的仇恨。傻小子，为了一个女人，和父王如此赌气，值得吗？

当年,为父觉得离开她就活不成了,现在,不也被没藏氏取而代之了吗?李元昊不由打过一个寒颤,他突然发现这人世间的事竟是如此的不永恒。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种声音。更为准确些说,是看到了一种声音。

那是一个人的表情,像是嘲笑,又像是哀怜,更像是呼唤和等待。

他在心里叫了一声宁明王儿,泪就来了。

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就把他的心房充满了。和父王母后相比,和太子大臣相比,和皇后贵妃相比,他是最没有和他交手的一个人,也是最无关的一个人,可是此刻,他却为何如此彻骨地想念他,胜过任何一个人?

他仿佛看见,宁明儿正于高空俯瞰着大地,也俯瞰着他像大地一样千孔百疮的心事。

当“高空”这个词从他的脑海闪过时,他一下子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不单单是一世两世的路程。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他的儿子;或者说,他们是否是一种父子关系;他从未有过地觉得,自己是如此不配。

好比他刚刚在乱泥塘里打完滚,定睛一看,人家却正在岸上清爽爽悠悠闲闲地临风品茗。

你小子怎么就那么狡猾呢?

怎么能用狡猾这个词呢?不妥不妥,十分不妥,应该称智慧才是。

又觉得智慧这个词还是不能表达。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作为是没有作为的作为,而节制这种作为的,该是一个怎样轻盈透明的心?

莫非这就是舍利子呢？

如果他和宁令哥现在同时交来作业，他该如何给他俩打分？

就在这时，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排山倒海般涌来。

这是公元 1048 年元宵的兴庆府，大夏建国十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因了这个特别的夜晚，国相没藏讹庞特意让宋朝新增百坛御酿岁赐夏王。在国相精心编排的盛世乐舞中，人间欢场直闹到三更已降。

此刻的李元昊已是欲站不稳，欲言无词，云冠倾斜，带解颈敞，早消了他平日的王者霸气，倒衬了他绝顶的俊美风流。特别是那双多情醉眼，透过烛光灯火，扫视着众臣嫔妃，与各式各样的眼神对火：献媚，畏惧，敬爱，逃避，暧昧，色诱……什么都有！

嘿嘿嘿，本王我没有醉啊……他踉跄着，伸手摸了一把扶着他的侍女的脸，不由得想，多么热闹啊，可本王我缘何心生凄哀……

没人看见，那黑密如黛的眼帘上竟沁着一串细细的泪珠。

夏王，您就地安卧吧？国相没藏讹庞扶住他柔声问道。

李元昊摇摇头，轻声说道：

不必了，本王还是回宫去……

李元昊被送进轿子，忽忽悠悠抬进宫来。进入卧榻的一瞬间，一股罕见的阴冷遍布了他的全身，使他深醉之中清醒了一些。女人呢？为何这偌大华美的御榻上会没有女人？可他的意志，此刻正摧枯拉朽式的消散！除了女人，亲人也没有一个！刚才不是还歌舞升平热闹非凡吗？他一手建立的泱泱大夏国顷刻间怎会如此生冷？

这时，李元昊感觉有一只玉勺探向他的嘴边：

夏王，喝一点参汤吧……

他一挥手拨开了勺子：

参汤……参汤是何物？本王要的是有……有情意的……的东西……有情……有意……

话音刚落，太子宁令哥健步走了进来，大家心里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是太子呀！太子来了就好了！好，你等下去歇息吧。太子说。
谢过太子！

众侍卫随声退下，没人看出宁令哥慌忙的脚步和狂跳的心，也没人听见那个一直以来在他耳边疯狂叫嚣着的声音：

杀了他！去杀了他！为了母后，为了舅舅，为了没移氏，更为了大夏国的前途！

宁令哥烦透了耳边的聒噪声，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此刻，他已是一支离弦之箭，正万劫不复地朝着目标飞去。

第二章 龙的传说



我听说,那是一个生死交错、传言四起的年头。我的祖父李继迁在与数万吐蕃兵马作战时被他们的首领潘罗支一箭射中,从此西平府的上空就盘旋着一片乌云,久久不肯散去。除此之外,我祖父那充满王族气息的毡帐内也一直弥漫着浓浓的煎药味儿。支撑着我祖父不肯撒手人寰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他若见不到我绝不肯离开病榻,而我却像是与他捉迷藏似的躲在我母亲子宫里迟迟不肯出来。其实我是多么崇拜他啊!我更怕见不到这位英雄盖世的祖父,他那英武绝伦的身影进入不到我的视线里。可是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留恋母亲那温润的子宫,而是一个人的降临人世也是有定数的,更何况是我。我的非比寻常并不是我所能做得了主的,就拿当时夏国民间的传言来说吧,人们都说,我是白龙投胎。就因为这个传说,我祖父多次将我父亲李德明叫到榻前,有气无力地说:

你……你再讲一遍……白龙是怎么……怎么显现的……

我父亲皱了皱眉头,很快躬身向前,再次重复白龙投胎的过程。

那是个天空格外晴蓝的日子,我父亲李德明携我母亲卫慕氏

到贺兰山游玩。这贺兰山是我们党项人的山,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迁徙,争战厮杀也是为了能在贺兰山下这片草丰水美的颐养之地生存下去。就凭我父亲带着我母亲那么惬意地在山上到处逛荡,便可看出他们就是贺兰山的主人了。据说那晚的夜空也是格外不寻常,到处泛着点点的金光。就在他们入睡不久,一道闪电将帐篷的门窗掀开,一条巨型白龙游弋着蹿上床来,围着我母亲的腰部转了三圈就不见了。母亲吓得大喊大叫,浑身被汗水浸透,但我父亲却一把捂了她的嘴低声喝道:

别嚷!这是上苍给我拓跋氏送龙子来了!

接着他就拽起我母亲,两人磕磕绊绊来到帐外的一片空地上双双跪了下来。

隔着我母亲那硕大透亮的肚皮,我隐约能看见外面的一些情景,又因为我母亲穿着汉人的那种绸缎大红袍,我就以为外面的颜色也是那种朦胧的红色。当然我最急于想要看见的人是我的祖父李继迁。他来日不多,气息奄奄地盼望着与我的相见。但我母亲总是离他的病榻很远,情急之下我常常会拳打脚踢,母亲的呻吟声会招来一个我并不想看见的面孔,她是我的祖母罔氏。因为她一天多次盯着我母亲的肚子看,使她产生紧张感,那种紧张感传递给我后直接造成我的不舒服。起初祖母的脸还是慈祥又可亲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那张隔着红光的脸越来越不中看,满是猜忌和疑惑的表情使她的脸有些变形。当然我父亲李德明也会朝我这里偶尔观望,那都是被祖父问过话之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白龙投胎的故事之后。他盯着我母亲肚子看时显出了他的犹豫。我忽然摆出了一个龙的姿态并大声朝他喊着:

放心吧父亲大人,我就是一条龙,我是党项族的一条龙!

但是父亲看不见我,他悻悻地走了过去。我开始发脾气,我听

见他们说我这混沌温润的地方呆了十二个月了，在第十个月的时候人们就为我的出生忙碌起来了。我隐约看见，许多侍人婆子们紧张地穿梭着，巫师不止一次地做着法事，祖母几乎片刻不离地伏在母亲的肚子上往里窥视。我呢，索性屏气一动也不动，我又听见人们说：

到底是个龙胎嘛，肯定不能像寻常人那般出生……

大概上苍为了证明我的确是龙胎吧，硬是让我在母腹里多住了两个月，到了五月五日这一天，无论是我还是我母亲卫慕氏都受不了了！我要出去，我要去见我的祖父李继迁，我要去会会他那英武盖世的面孔，聆听他对我的教诲！哪怕今夜将母亲的肚子撕成碎片我也要出去！出去……我母亲的哭嚎声响了一整夜，所有的人围着她，简直是大家一起铆足了力气终于将我这天赐贵子迎到了人世。大概是我压抑得太久了，那第一声啼哭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响亮了，在场的人都被震住了，谁也不敢弄出半点响声。于是我肆无忌惮地发着我初来人世的声音，仿佛是要给谁个下马威。

我父亲迫不及待地将我胡乱裹了一下就抱到了祖父的病榻前，这正合我意，我止住了哭声，静静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但我很快就失望了，他瘦弱、苍老，箭伤处散发着浓浓的臭味儿。他看见我挣扎着往起爬，浑身抖个不停，忽然他就哭了起来，两滴灼热的泪珠掉在了我的脸上。接着，他长叹一声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前强后弱，断断续续。我小心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本王生来有齿，少年降虎，弱冠受封，威名远播，但远不及此子……上苍赐我党项白龙贵子，瞧他啼声英异，双目奕奕有神……拓跋氏后继有人，我继迁死也瞑目了！

他说着猛烈咳嗽起来。众侍人忙着端水捶背，屋内一阵骚乱。我生怕被人抱走，我还没有听到他该对我说的关键的话。还好，我

的身体在几个人的手中传了一阵之后停了下来，没有离开祖父的床前。但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不是说给我的，是说给我父亲和大臣张浦他们的。

……我继迁自幼生长兵营，备尝艰辛，虽说祖上开创的基业在我手中有了一定拓展，但是我们党项政权的羽毛并不丰满啊！照目前的形势来说，我夏国并不是宋、辽的对手……我希望德明儿审时度势，想法子归顺宋朝，和辽国搞好关系，休养生息……张浦德才兼备深谋远虑要竭诚辅佐……

我真失望啊！他盼我盼了那么久竟连一句重要的话也没对我说，而且他这一番软弱之言和他临离世的样子让我倍感遗憾，还不如不见面的好！不如让他那高大完美的形象永驻我心。

瞬间响起了一片恸哭声，我祖父如释重负地走了，弥漫在西平府的哭声中属于我的声音最委屈最伤心。

时光之箭把我带到了大中祥符六年(公元 1013 年)前后，这时的我已出落成一个英俊少年，不知是白龙投胎还是祖上英异超拔的遗传基因，我堂堂的相貌被人们赞美和传说。我在读书习武的间隙喜欢带上人到边境的榷场逛上一圈。宋边境大市场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品对我同样有吸引力，但不知为什么，当那些绢、茶、瓷器、金银饰品、药品、马、牛、驼、青白盐、皮物、铁器、药材等一一从我眼前晃过的时候；当党项人与宋人讨价还价的形容从我眼前晃过的时候，一种难言的情绪总会从心底升起……就在这人海如潮商贩如织的环境里，总有人能一眼认出我来，他们喊着：看啊！夏国公子……榷场会引起一阵骚乱，人们甚至不顾自己手中的交易纷纷设法要一睹我的容颜。那情景当然会惊动驻守在边境上的宋将们，我听说他们也早就在伺机一睹我的风采。于是我招呼随从，趁乱打马，急驰而去。但有一次我在榷场逛荡的时候却人不知鬼

不觉地被宋画师画了像去，后来我听说宋边将们围着我的画像纷纷赞叹：真英武啊！可他们当中很快就有人忧心忡忡地预言说：此人日后必为宋朝的边患哪！此话没错，先不说我今后会成为哪方祸患，这话听来不入耳，就拿我们拓跋氏家族来说原本出身帝胄，作为后代我岂能不承传祖业，励志图强，扩展基业，何谈他患！别人如此之说也罢了，使我纳闷的是，我父王李德明怎会在所谓的温柔之乡心安理得地受人之赐，享人之恩，完全忘了自己身为一王的责任呢？

可以想见我父王对我的宠爱非比寻常，他总是在忙于政务的间歇中招我来同他下棋聊天，由于我对书文涉猎广泛，我总是会与父王探讨一番当时我最感兴趣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之类的兵书。除此之外我们还研讨汉、藏语言文字，讨论佛教，对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更是津津乐道。有一天，我与父王正在下棋，不觉中又转到了如何对待祖传大业的话题上，我突然直截了当地问父王：

您是否觉得我们目前的生活上上乘？

父王举着一枚棋子停在了半空中：

你难道不认为我夏国目前的富饶安乐是好的么？

我的一枚棋子封住了父亲的一条暗道，一不做二不休地说：

苟且求安算得了什么本领？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怎能心安！

父王愣愣地看着棋局，忍不住赞叹起我的棋术来：

好诡异的走势啊！

接着他说：

我夏国靠自己丰饶的特产换来所需物品怎说是受人施舍！

我接着说：

既然我们物品丰富，自给自足，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何必要去同人家换取什么东西呢！

父王听到这里叹了一声，推掉了棋盘里的棋子站了起来：

唉！几十年了，你看看我身上穿的这绫罗绸缎，口中喝的这香茶，手里捧的这瓷皿玉器……汉族的这些东西哪一样我们现在离得了呢？更何况，连年来因无战事，得以保境息民以事生产，人们得以安居富裕，这都是托了宋朝的福气，人不能忘恩负义呀！

我对父王的这番说法真感到脸红，我豁然起立，说：

自古以来我党项部落都是以皮毛为衣，以畜牧为生，以英雄为荣，以霸王为求！曾几何时我们夏人变成了贪图衣锦粟谷的无志之流了？追溯我夏国遗迹，祖上为自己的邦域奋斗了数百年，如今却疏于治理，人心惰怠，贪图享受，乏于练兵，这种样子岂不是国不成国邦不成邦了吗？

父王听了我的这番慷慨之言后开始静静地打量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他绕着我缓缓踱步，脸上露着匪夷所思的表情。半晌，他开始说话，声音幽幽的，像是突然被我捉住了短处。他说：

你出生的时候与你祖父有过一面之交，可惜你那时还不谙人事，不能够听见你祖父对我的交代……

我打断他的话更加理直气壮地说：

我祖父嘱你安民息战只不过当时兵亏财乏，是一时之举，你却沉溺这温柔之乡忘记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根本！

父亲停住了踱步，依然不愠不火地说道：

你胸怀大志不错，可你有一个弱点……

什么？我急切地问道，我巴不得父亲能将我的不足一语道中。然而他却说了一句我很不服气的话：

你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

错了父王，依儿所看，我部族养精蓄锐多年，囤积了实力，已到了四行征讨扩大疆域的最佳时机……

父王用一声长叹制止了我的自以为是：

那梦中的宏伟蓝图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啊，只是时机未到，蛮